

析津志輯佚



K291/21

〔元〕熊夢祥 著  
北京圖書館善本編輯

# 析 津 志 輯 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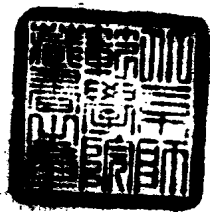
北京古籍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34094

934094



〔元〕熊夢祥著

北京圖書館善本組輯

# 析津志輯佚

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

北京崇文門外東興隆街五十一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一九八三年九月

定價每冊一元二角伍分整

書號：一二二零五·八



## 出版說明

析津志是一部元末人記述元大都的書，從中可以見到元大都和金中都有關官署、水道、坊巷、廟宇、古蹟、風俗等難得的資料，是現在發現的最早專寫北京地方史地的著作。原書早已失傳，爲了使這部久已失傳的書能和讀者見面，現經北京圖書館從多種古籍中輯錄成冊。本書的輯錄整理過程在北京圖書館善本組寫的整理說明中有詳細說明，後來又由首都博物館趙其昌同志校訂全文，並請歷史研究所陳高華同志校閱有關章節。光緒年間繆荃孫纂修順天府志時，即整理應用永樂大典中析津志的遺文，可見此書整理輯佚是經過近百年間很多人共同努力的結果。由於這本書是從別的古籍中輯錄的，有的地方原稿有誤，看到有前後顛倒的；有脫字或衍文因而讀不通的；還有記同一事，由於輯稿來源不同，所記亦異。如八十九頁和九十二頁兩處所記清真觀卽有異。又如五十二頁『顯宗之室，而英宗之室可議焉』，文中明顯有脫字，我們忠實於原文，未作改動。只是有的明顯的錯失，作了改動。這樣，在編排、內容和標點等方面都會存在錯失不妥之處，希望讀者提出寶貴意見。

## 整理說明

析津志，是最早記述北京及北京地區歷史的一部專門志書。對北京的沿革、至到、屬縣，以及城垣街市、祠堂公宇、河閘橋梁、名勝古蹟、人物名宦、山川風物、物產礦藏、歲時風尚、百官學校等，都有翔實的記載，是研究北京及北京地區地理、歷史的寶貴資料。」可惜它早已亡佚，不可復見舊觀。三十年代，北京圖書館曾積累了一些有關析津志的資料，但始終未能成編，因而也就始終未能公之於世。最近，爲了配合地方史的研究和地方史志的編纂，北京圖書館善本組的同志，對舊有的析津志輯稿進行了整理，並又重新輯出了若干資料。現在將它公開出版，向廣大讀者提供研究參考資料。

析津，本古冀州之地。五代後晉高祖石敬瑭，借助契丹人的軍事力量，建立了自己的割據政權。因此他對契丹人的遼國不但稱臣仰息，而且不惜割讓山前、代北等燕雲十六州給契丹人，遂使析津又成了遼的屬地。遼太宗時將此地升爲南京，又稱燕京。至遼聖宗耶律隆緒開泰元年（一一〇二年），取古人以星土辨分野的辦法，以爲燕分野旅寅，爲析木之津，故又改稱南京析津府。領順州、檀州、涿州、易州、薊州、景州，及析津

縣、宛平縣、武清縣、香河縣、昌平縣、良鄉縣、潞縣、安次縣、永清縣、玉河縣、灤陰縣等六州十一縣。其治所在析津宛平，即今北京城的西南。轄境相當於今河北省南拒馬河、大清河、海河以北；遵化、玉田、寧河以西；紫荆關以東；內長城以南。入宋以後曾一度歸還北宋，改名燕山府。金天會年間又復歸金人。

入金後，海陵王於貞元元年（一一五三年）在此建都，以燕乃列國之名，不宜爲京師名號，遂改燕京爲中都，屬中都路。改遼之析津府爲大興府，析津之名遂廢。從遼開泰元年（一〇一二年）始用析津之名，到金貞元元年（一一五三年）廢棄，算來析津之名總共行用了一百四十二年。

元滅金以後，改中都爲大都，並定都於此。且改金之大興府爲大都路總管府。明初建都南京，改元之大都路總管府爲北平府。永樂元年（一四〇三年），改北平爲北京，北平府爲順天府。清代因之。

可見析津之名早已有之，但始終沒有專門志書記載其歷史。直到元朝末年，才有熊夢祥以析津之名爲北京纂志。熊氏之書，名析津志典，亦稱析津志。其具體纂修於何時，已很難稽考。但從現在所能知道的有關熊夢祥的行迹，亦可大體推知。

熊夢祥元史、新元史均無傳，只能從文集、史志中去勾稽。元顧瑛的草堂雅集，實

際是一部元人選元詩的斷代詩集。其卷六，收有熊夢祥詩十二首。詩前附有熊夢祥小傳，稱：『熊夢祥，字自得，江西人。博讀羣書，旁通音律，能作數體書。乘興寫山水尤清古，無庸工俗狀，以茂才舉教官，不樂拘制，輒棄去。以詩酒放浪淮浙間，卜居婁江上扁得月樓。與予爲忘年交。曠達之士，號松雲道人。』

清朝顧嗣立的元詩選三·庚集，亦錄有熊詩十四首，詩前同樣附有熊氏小傳，稱：『夢祥……以茂才異等薦爲白鹿書院山長，授大都路儒學提舉、崇文監丞，以老疾歸，遊淮浙間……年九十余卒。其所著述有釋樂書行於世。』

上面兩段記載，可以使我們知道熊夢祥系江西人，工翰墨，放浪詩酒，博覽羣書，旁通音律，可謂多才多藝。且知他以茂才異等被薦爲白鹿書院山長，而後又做大都路儒學提舉、崇文監丞。活了九十多歲。

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倪燦補遼金元藝文志、錢大昕補元史藝文志等，亦都著錄有熊自得析津志典一欸，並脚注字夢祥，豐城人，崇文監丞。就又提供了他是豐城縣人的線索。由此按圖索驥，再尋檢乾隆豐城縣志，其卷十人物志中果有熊氏傳略。稱：『熊自得，字夢祥，橫岡里人。博學強記，尤工翰墨，得米老家法，而興致幽遠。元末，以茂才異等薦爲白鹿洞書院山長，授大都路儒學提舉，崇文監丞，以老疾歸。年九十餘，著

有析津志。<sup>1</sup>

綜合這些記載，可知熊夢祥爲白鹿洞書院山長，是在元末。而他爲大都路儒學提舉和崇文監丞，則應又在其後。其析津志的纂修，似還要在做大都路儒學提舉和崇文監丞之後。

元代在各行省所屬之地，皆置儒學提舉司，統領諸路、府、州、縣儒學的祭祀、教養、錢糧之事，以及考校呈進的著述文字。每司設提舉一員，從五品；副提舉一員，從七品；吏目一人，司吏二人。據此可知熊氏的地位決不低於五品。

元代的崇文監是於後至元六年（一二四〇年）由藝文監改置，屬翰林國史院統領。而藝文監始置於天曆二年（一二三〇年）。其性質和任務是專以國語敷譯儒書。最高長官爲太監，從三品。監丞從五品，只負責協助太監參校儒籍。監下面設有藝林庫，掌貯藏書籍；又設有廣成局，掌傳刻經籍及印造之事。至元六年雖改藝文監爲崇文監，那只是換個名目，其性質和任務，以及組織機構並沒有什麼變動。熊夢祥任崇文監丞，品級與任大都路儒學提舉，職銜完全相符，都是從五品。但崇文監丞則是閑職。熊氏出任此職，不但有了接觸大量內府藏書和文獻資料的機會，並且可以歷覽北京及北京地區的山川名勝，作實地考察。這些都爲他纂修析津志提供了先決的條件。

明朝初年，此書尚很流行。如明初纂修的北平圖經志書、順天府志等，就都從析津志中採擇了不少資料。明永樂初年編纂的永樂大典，亦依韻收錄了不少析津志的內容。直到明正統六年（一四四一年）楊士奇所編的文淵閣書目；成化時葉盛所編的荃竹堂書目，都還著錄有析津志典三十四冊。可見此書到明成化時仍有傳本存世。但到明萬曆沈應文重修順天府志時，其中就不見再有引析津志的痕迹了。到了明末清初黃虞稷編製千頃堂書目時，則就僅著錄爲『熊自得 析津志典 字夢祥，崇文監丞，豐城人』。完全變成了存目的狀況。此後倪燦、錢大昕分撰補遼金元藝文志和補元史藝文志，就都只是抄錄千頃堂書目有關此條的著錄內容了。可見析津志的失傳，大概當在萬曆或萬曆前一點。最晚也要在明末以前，就已亡佚了。

析津志的卷帙規模，各家書目均無明確著錄。日下舊聞考卷一百六十，引錄有清張鵬關於日下舊聞的序文，稱熊自得之燕京志，劉崧之北平志、北平事迹、戚不磷、郭造卿之燕史，其少者或數卷，多或至數百卷，是皆燕志也。而未之見焉，烏得無憾！

日下舊聞考卷一百零六注文，亦引淶水亭雜識，稱豫章熊自得偕崇真張真人居京西齋堂村，撰燕京志。歐陽原功、張仲舉有詩送之。又說元之大一統志卷帙繁富，而自得復撰燕京志，仲舉謂其貫穿百氏，必有出於大一統志之表者。

此兩處所稱熊自得之燕京志，蓋卽指析津志。其卷帙究竟是數卷，還是數百卷，不得而知。但楊士奇所編之文淵閣書目和葉盛所編之菴竹堂書目，却都著錄熊自得析津志典三十四冊。三十四冊部頭的書，其卷帙決不只數卷，當是數十卷，甚至上百卷。否則就不會有三十四冊之多。但也決不會超過元一統志的卷帙。上面引文已說明，正因爲他感到元一統志的浩繁，才作析津志。

由於析津志早已失傳，不但其卷帙規模難以詳考，其編纂體例更復不得而知。但據繆荃孫於光緒十一年（一八八六年）從八百多冊永樂大典中所輯出的部分順天府志看，府屬各縣志的體例，大體均以建置沿革、縣境、至到、城池、廨宇、坊市、鄉社、民軍屯、壇場、祠廟、學校、風俗、山川、關隘、橋梁、古蹟、寺觀、戶口、田糧、宦迹、人物、孝義、貞婦、仙釋、土產、場冶、靈異等爲順序，因知其府志體例抑或大體類此。然繆抄順天府志輯自永樂大典，北京圖書館亦藏有出自永樂大典的順天府志殘帙二卷。這兩部殘帙的順天府志，不但都從析津志中採錄了很多內容，其編制體例似亦去析津志不遠。所以北京圖書館所輯析津志輯佚的排法，參照上述體例，並從實際出發，變通標目，立爲城池街市、朝堂公宇、台諫敘、工局倉廩、額辦錢糧、太廟、祠廟儀祭、寺觀、河閘橋梁、古蹟、大都東西館馬步站、人物、名宦、學校、風俗、歲紀、物產、

## 屬縣十八目。

北京圖書館開始輯錄析津志佚文，是本世紀三十年代中期的事情。當時因清點核對文津閣四庫全書，發現四庫全書中的若干種永樂大典輯本，與當時存館的永樂大典原本有出入。即當年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中爲某種失傳之書輯佚時，有多寡不同的遺漏。於是善本組根據當時管理四庫全書的陳恩惠同志的建議，把永樂大典輯本的補遺工作，列入了本組的工作計劃。這項工作由當時的善本組組長趙萬里先生主持領導，由陳恩惠同志核對四庫全書，作輯佚和抄寫。全組其他同志也參加做索引和担任部分抄寫任務。（另外僱有兩位抄寫人員）由館方撥款，展開了輯佚工作。前後花了近六年的工夫，共輯佚文、佚書二百多種，其中就包括有析津志輯稿。

北京圖書館所輯析津志，主要來自四種書。第一種是從永樂大典原本中直接採集；第二種是從日下舊聞考中轉輯；第三種是從徐維則鑄學齋藏本所謂憲台通紀中採集；第四種是從通學齋主人孫殿起收購又轉讓給北京圖書館的順天府志殘卷，及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繆荃孫從永樂大典所輯順天府志殘卷中轉錄。還有一些條目來自其他的書，但主要是這四種。現在就依照這個順序，分別談一談輯佚的概況。

第一種是從永樂大典原本中直接採集。

永樂大典是明永樂元年（一四〇三年）至永樂六年（一四〇八年）官修的一部大類書。全書凡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目錄六十卷，分裝成一萬一千零九十五冊。可以說是世界上最早最大的百科全書。可惜於清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年），八國聯軍侵犯北京時，永樂大典橫遭劫運。大部分被毀，少部分被劫，還有一小部分散出。從那時到現在，八十餘年間，北京圖書館僅蒐集到二百冊，還有二百冊分散在世界各國或個人手中。所有的都加在一起，殘存至今的總共不過四百冊，僅是全書的百分之三強一點。北京圖書館關於析津志的輯佚，就是在國內僅存的這點大典殘冊上開始進行的。因此，直接從永樂大典原本中輯出來的條目是很有限的。

新中國成立以後，我們國家的國際地位不斷提高，與各國人民的友好往來也日益密切。因此，有的國家歸還若干冊永樂大典原本，有的國家則提供了他們所藏大典的照片或膠卷。使我們得以於一九五九年由中華書局影印出版了七百多卷。近幾年來，爲了給學術研究提供方便，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樂貴明同志，以個人之力，用十年之功，爲中華書局影印本永樂大典做索引。蒙他慨然提供線索，北京圖書館又從現行影印的永樂大典中輯出了某些析津志資料，不但使三十年代所輯豐富了一點內容，主要是通過樂貴明同志的幫助，使我們對影印本永樂大典中究竟還有多少析津志的內容，心中比

較有了底。所以在此順致謝忱。這是北京圖書館析津志輯佚的第一個來源。

## 第二種是從日下舊聞考中轉輯。

清康熙二十七年（一六八八年），朱彝尊撰成日下舊聞一書，對於北京的掌故，記載、考證頗爲翔實。到乾隆三十九年（一七七四年），弘曆皇帝認爲從日下舊聞纂成，到乾隆三十九年，又有近百年的歷史了。北京城的建置又有增損，應該繼續予以記載。此時又正值內庭開館編纂四庫全書。於是由皇帝頒旨，續修日下舊聞。書成名爲日下舊聞考，收入四庫全書。

日下舊聞考的纂修，基本上是在朱彝尊日下舊聞的基礎上進行的。它襲用了日下舊聞的體例和內容，而在各有關款目下增補了一些新的內容和新發現的資料。特別是關於皇宮、苑囿的補充尤多。而在這些新增補的資料中，不少就是來自永樂大典，其中就还有不少是大典中的析津志內容。

永樂大典副本於明朝嘉靖末、隆慶初抄成後，曾一度藏於皇史宬。清朝雍正時移貯翰林院，即今北京公安部大院內。到乾隆編纂四庫全書時，就在翰林院開館。而書的來源有五：一曰敕撰本，即皇帝御撰和欽定的書。二曰庫本，即清內閣大庫所藏之書。三曰採進本，即政府派人四出採集來的書。四曰呈繳本，即各省進呈的圖書。五曰輯錄

本，即從永樂大典中輯錄出來的圖書。前四種都是現成的，只要根據他們的收錄標準，加以棄取和筆削就是了。唯這第五種，是要費點功夫，要有點學識。但在輯佚過程中，在一些四庫館臣中也形成了風氣，即不但要爲四庫全書輯集佚書，不少人還借機又另外輯了一些書。日下舊聞考在增修過程中，就從永樂大典裏增補了不少原析津志的內容。據記載，當時的永樂大典雖也有亡佚，但畢竟還存有八千多冊。因此，那時從永樂大典中採擇析津志的資料，要比三十年代北京圖書館從永樂大典輯佚時，視野要寬得多。現在四庫全書本的日下舊聞考，以及成書前的日下舊聞考的稿本，都藏於北京圖書館。所以北京圖書館得以又從日下舊聞考中，轉輯了一部分原永樂大典中的析津志內容。這是北京圖書館析津志輯佚的第二個來源。

### 第三種是從清徐維則鑄學齋藏本所謂憲台通紀中轉輯。

清徐維則鑄學齋藏抄本所謂憲台通紀，原是山陰李宏信小李山房的插架之物。後又歸同邑孫沂所藏，最後轉歸徐氏鑄學齋。李宏信，字柯溪。他在收藏此書後，曾親筆題簽於其上，名之曰憲台通紀。按：憲台通紀，元人趙承禧和潘迪均有其書。北京圖書館藏有此書之日本影印的永樂大典本和抄本各一部。取之與徐氏藏本勘比，兩書內容決不相類。且發現徐氏藏本學校門中有今改府學，洪武三年頒行格式之語，因疑此書並非憲

## 台通紀。

此書之後，有徐氏長跋一通，亦稱『右書二冊，山陰李柯溪吏目宏信小李山房藏本。後歸同邑孫古徐先生沂小書樓者也。舊於首題憲台通紀，爲李柯溪先生手筆，裝修時爲鼠剥去。……是書見存古蹟、歲紀、祠祀、析津、風俗、學校諸門，又有朝儀、祭祀、迎駕、歲儀、架回、輿地諸類，見於注中。皆非通紀所應收之事。且學校門中有今改府學，洪武三年頒行格式之語，豈有元人之書而載明事？其非憲台通紀可知。殆柯溪先生因載有通紀序文，而偶題之歟！觀本書體例，似系明初人輯元都掌故之書，故永樂大典中得而收之。書內有簽校大典數條。惜首尾不完，學業嫻陋，無能定其爲何書。仍依舊題曰憲台通紀，以俟後人考定焉。光緒丁酉十月徐維則記。』

徐氏跋語中的推斷，頗具卓識，其非憲台通紀，可確信無疑。從書的體例，以及引用燕京志、輿地要覽、歲時風紀、析津志等書看，都是元朝人的著作，確似明初人輯元都掌故，但又未成體統之書。跋中又稱故永樂大典中，得而收之。書內有簽校大典數條。却又透露出此書亦從永樂大典中輯出。那麼輯出的究竟是什麼書呢？從其所包含的內容看，其中確實包含着析津志的內容。這是北京圖書館析津志輯佚的第三個來源。

第四種是從明初順天府志輯稿殘卷中轉輯。北京圖書館藏有從永樂大典輯出的明初

順天府志殘帙兩卷。原系通學齋主人孫殿起從濟南購得，後轉歸北京圖書館。關於此書的具體情況，孫殿起在其庚午南游記中有如下的描述：「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一日晴，早起南關正覺寺街國華書局，得書二種。隨赴趵突泉前街，遊呂祖廟。經南城根大街，赴友竹山房，得書七種。有：永樂大典卷四千六百五十至四千六百五十一，凡二卷，二冊。前卷第一頁佚前半頁，分門凡五：曰寺、曰院、曰閣、曰塔、曰宮。後卷第一頁第一行題曰順天府志，亦無卷數。最後第三十三頁佚後半頁，下闕如，余無從查攷。分門凡三：曰郡縣志、曰寰宇記、曰輿地要覽、曰大都圖冊、曰圖經志、曰析津志、曰元一統志諸書。書中遇真字皆缺末筆，此是避雍正皇帝之諱，方知其爲雍正間繕本。予初得此書，並不知其名，而賈人曰殘本順天府志。至回寓細檢，見其前卷末頁最後之一行題曰：永樂大典卷之四千六百五十，始悉過錄永樂大典毫無疑義。」（見文物一九六二年第九期）孫氏之說，可謂細且確也。

據此，查北京圖書館所藏清抄本永樂大典目錄，其天字韻表明，永樂大典不但全文收錄了一百十二卷的應天府志，也從卷四千六百四十四至四千六百六十三，全文收錄了二十卷的順天府志。以此與孫殿起所得之殘抄本順天府志勘對，其永樂大典之卷四千六百五十至四千六百五十一，則恰是順天府志卷七至卷八。可惜此書於三十年代古物南運

時，同北京圖書館的其它善本書一道，被運往美國國會圖書館寄存。六十年代初，這批書又由台北當局從美國運往台灣。幸好北京圖書館還藏有此書的膠卷，所以又得以從此膠卷中輯錄出不少析津志的內容。這是現在新輯的內容之一。

此外，繆荃孫於光緒十一年從永樂大典中還曾輯出過順天府志殘卷八卷。此本後歸李盛鐸收藏。解放前，木齋藏書移歸北京大學圖書館時，此書又成了北京大學圖書館的插架之物。

繆輯順天府志，存卷七至十四，共八卷，當是永樂大典的卷四千六百五十至四千六百五十七。其七、八兩卷與北京圖書館所藏內容相重，九至十四卷則爲北京圖書館所缺藏。這次承北京大學圖書館的支持，復製了全套膠卷，使我們從中又輯出了不少析津志的內容。這是現在新輯的內容之二。此爲北京圖書館析津志輯佚的第四個來源。

當然也還涉及到其它一些書，如胡敬的南薰殿圖象考，亦曾從永樂大典服字韻中引析津志所載冠服等，輯佚時也一併收了進來。不過這種情況不多，主要的還是前邊講的那四個來源。總計所輯文字十二萬有奇。三十年代所輯約占一半多一點，新輯內容約占一半少一點。

這裏還有個問題，即前邊說的輯自永樂大典的順天府志，不論北京圖書館所藏殘卷